

故乡的 后门山和剡江

□陈亚青

家乡的后门山，属四明山脉。东边接壤萧王庙街道的大西岭，西边接壤江口镇的黄鼠狼山，是连绵的群山。后门山不是开门就见山，也没有“临窗山色秀，涧水入梦来”这样的近距离，它与我们隔江相望，中间横着一条宽阔的剡江呢。

A

即使是过了江，还得越过一大片的稻地、种满桃树李树的山坡。其青黛之色，崇山轮廓，别说是在邻村，就是站在十里之外的镇里，也能看得清楚，大有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”的意韵。有趣的是，无独有偶，村里人还把剡江也叫后门江。用这样亲近的字眼来前缀，我想，可能是两者都有门户一样的地位吧。

村里人常把后门山挂在嘴上。若是教育孩子要勤劳，老人们会说，好吃懒做，就是后门山的黄泥也要吃空。有人出门往江塘方向走得一阵风似的。问他：去哪里？答曰：后门山。言简意赅。在村里人的理解中，后门山的范围广着呢。以剡江为界，反正渡过江后，就是去后门山了。像小时候的我们拎着一只书包，到江对面公路边爬乌桕树，摘乌桕子，碰到人问话，也是说去后门山。不过，我会从人们的行头上，来辨别其落脚点，区别后门山指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。譬如有人肩上扛着锄头铁钯，这是到江对面的庄稼地里去锄草和耙地。若是手里拿了一根扁担，腰部擦着刀篓，篓里插了把柴刀，那是上后门山去砍柴。若是腰上围着布褙，臂上挽着篮子，那是去后门山采摘。后门山的事情可多了，人们一天到晚差不多都黏在了那里。奔上高高的剡江堤坝，一眼就能瞥见处于地势低位的渡口。渡口长年停泊着一条小船，这是村里人去后门山的唯一方式：摆

渡。渡船有一根差不多茶杯口粗的苕麻缆绳，一头系在船头孔上，一头系着一块像秤砣一样的石头。天晴好时，小船来来往往在江上，显得很自在。到了夏收秋收的季节，小船忙得如穿梭。人们汗流如注，连同担的两箩筐满满的谷子，乘坐在船里，沉得船帮都浸在水里面。江水不断地向船沿泼洒，吓得我们一下子像被点了穴，真怕动一动，连人带船给侧翻了，但沉没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。只有当农闲时，船上那根长长的竹篙，像一支特大的椽笔一样，穿过船头孔，直插在江面上，小船才安定地憩息在渡口。这时，船老大可以闲坐了，翘起二郎腿，抽支烟，看着波澜不惊的江面出会儿神。

去摆渡的人大多数都会加大了脚步赶路。若是慢吞吞，就差这么几步，错过刚好开拔离岸的渡船，心里会懊恼可惜。时间对他们来说，是浪费不得的。延误一次，倒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，一个来回不到20分钟。怕的是，对面的人刚好跳上岸离开了，而船老大打个杂又不在。大人们就大着嗓门喊：渡船！渡船！对面的人若听到了，走了半道也会返身回来，或者是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来当一次临时的船老大。竹篙在江中激起朵朵水花，然后深一篙、浅一篙，左一篙、右一篙，于是小船慢悠悠地在江面上进一步、退半步，扭扭捏捏地过来。若是碰到大风，喊声被逆向的风挡了回来，那就只能是瞪着眼睛干着急。

B

我们想去后门山，可不敢像大人那样大呼小叫，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搭理，小孩子嘛，有什么事呢？就是去玩呗。直到江对面有人要归来，我们才好趁上一次渡过去的便船。大步流星，过了一片开阔的庄稼地，仄身子，穿过七杈八桠的一片桃树林，最后弓背爬后门山的山路。

后门山离我们最近的是一座小山岭，叫乌龟山，其海拔高度大约200米，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。乌龟山不但形似一只老乌龟的背，就连那山上长出来的树，也是武大郎的相貌，矮矮鼓鼓的。其中最多的就是乌饭树、野茶树、杜鹃花之类的。当春雨淅沥如歌、春风曼妙如舞，那矮树底下，随时会抽出一茬茬捏着小拳头一样的野蕨菜来。当你再次去光顾，那些矮树底下的空地上，铺张开了片翠绿色的地毯，一根根鸡毛似的。我们却不屑一顾，不就是“郎箕根头”嘛！听说乌米饭能强壮身体，于是，我们从乌饭树发出苍白的芽苞开始关注，当变成赭红色的嫩叶时，像摘茶叶一样，就把它采回家来。母亲用它的汁液浸泡糯米，神奇得很，糯米上色了，像穿上了老

僧衣一样，再拌上绵白糖，用蒸笼蒸熟，乌米饭做好了。黑珍珠一般，晶莹剔透，油光呈亮。

柴屋里的稻草垛已消耗了一半多，相约上后门山去，拾些枯树枝条来续上。山路磨损厉害，舍不得穿母亲千针万线纳的鞋；山上的刺戳人，衣服不能宽大，也不能拖泥带水。人们穿草鞋、打绑带、换旧衣，一身干脆利落的模样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结伴上山，上山后又兵分几路。往高处攀，捡到一株枯死的松树，这树易燃火旺，燃烧起来松香油脂嗤嗤响，八尺镬里的饭也喷喷香，心里不免兴奋了一阵。各自捆好了两把柴，心也宽了。阿才边揩汗，边拍拍身旁的一棵树，对憨厚的阿二胖子说：你看，这株木荷树正值壮年树龄了，可以串棕棚，做棕棚横档结实着呢，你家正好派上用场了。阿才又大声说，来看嘛，这棵松树才是栋梁之材，配上刺杉树做椽子……于是大家仰着头，目光又聚在了一起，嘴里连声说着啧啧。该成家的年龄，眼里都是那个年代所稀缺的木材。后门山，令他们惊喜、踏实；笑声，在后门山里变得有了回音和颤音。



配图 李昊天

C

剡江是我们的母亲河，清澈的江水养育了我们一代代人。隔三差五，父亲清早去后门江挑水。早上的江水更清冽，灶间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，盖水上缸盖，父亲这才踏实地出门到地里干活去了。母亲烧茶、煮饭，灌满灶头上的汤罐水。饭熟了，汤罐水也滚沸了，吃的、喝的、洗漱用的，全在它。这几天，我们把饭盘在嘴里不下咽，父亲心知肚明。晚饭后，父亲背上一杆板罾出门了，我猜他是去后门江守夜静候，与江中的鱼儿斗智斗勇去了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次日午餐的餐桌上，有一碗色相诱人的红烧江里排鱼。父亲也会在江边围个小鱼塘，等待潮水的起起落落。涨潮时，鱼儿鱼贯而入，当潮水退去，总有那么几条贪食的鱼儿会掉队。这些鱼，笃悠悠地成了我们的盘中餐。

后门江，每半月有一次潮汐。涨潮时，运输船从宁波码头启航，船上有带鱼黄鱼乌贼等海鲜，堆得厚厚的布匹，有棉布、卡其、涤纶、的确凉，还有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。供销社橱窗里的东西，差不多都要从这里经过。每当后门江上，浩浩荡荡开过来十多只船，玩得兴头上的我们，总是驻足观望。只只船都满载着，这次船上有点啥？船是到镇

上后才卸下货，这些物资供应给全镇的人，包括乡村。船经过后门江的当天，或次日早上，村里的广播员会在广播里重复播报：鱼到了，肉到了，凭购货证购买！于是，大家都一齐去代销店里排队，抢购这些难得的少量配额。半月或一个月吃一次，味道自然忘不了。待过些时候，后门江水退潮，这个船队顺着潮流，载着农产品，驾着潮汐的浪头，有时悄然无声，有时熙熙攘攘，在半夜，或在白天，又原路返回宁波去了。

剡江，这条东来西去的水路，如一条洁白的哈达，为故乡的人们带来了生活中的好运。剡江，也让他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发现了外面的世界。爷爷的弟弟，一位吃苦耐劳的挑脚夫，肩上一副生活的担子，从故乡挑到了宁波码头，后在宁波安家落户。隔壁的小屋太太，孤儿寡母也要供儿子读书，后在宁波一家纺织厂，从学徒工开始，做到了工程师。我的伯伯、叔叔，也是循着这条剡江的方向，打拚在外，成了《游子吟》中奶奶所担忧的人……

如今，后门山通了公路，后门江上架了水泥桥。青山苍翠，碧水悠悠。故乡，到处都有她依依的目光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望。